

人生讲义 回刘东伟

## 照亮自己的缺点

卡尔诞生在美国的密西西比州，他天生很笨，而且患有动作障碍症，一直到高中毕业，他的成绩从未及格过。

在学校里，卡尔几乎每天都要遭受同学的嘲讽，高中毕业后，没有一所大学肯录取他。

后来，父亲为卡尔联系了一家收费较高的大学。那家大学没什么入学条件，只要付得起钱，几乎任何人都可以进去。

父亲本来还很担心，在大学里，卡尔会受到学生的歧视，但是很快发现，自己的顾虑是多余的，因为那样的学校，所收的学生，自然大多是素质较差的，学生们不求上进，没有人看重成绩，所以，卡尔的缺点并不显得引人注目。父亲放心了，嘱咐儿子要少说话，少活动，尽量隐藏自己的缺点。

但是，卡尔没有按父亲的嘱咐去做。正式开学后的第一堂课，卡尔站了起来，向老师说，我能介绍一下自己吗？老师说，只要你愿意，当然可以。

卡尔走到讲台上，正视着所有的同学，然后将自己天生迟钝，患有动作障碍症，以及上学以来，成绩从来没有及格过的经历说了出来。说完，卡尔见大家都一脸惊讶，又走到白炽灯下，昂起头说，请同学们好好看看我，我的头颅有些大，眼睛无神，脖子转动不灵，手脚的动作僵硬，行动很慢。

白炽灯光罩在卡尔的身上，使他整个人清晰地呈现在大家的视野里，接下来，是一片哗然之声。一些同学哈哈大笑，认为卡尔不但笨，而且是个十足的傻子。一些同学迷惑地看着卡尔，不知他为什么要暴露自己的缺点。

老师苦笑着问卡尔，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？是怕大家嘲笑你？还是故意让大家嘲笑你？卡尔表情自然地说，我只是把自己的缺点说出来而已，没什么。老师叹息一声，不再多问。

不几天，卡尔又要求坐在教室最显眼的位置，任何人只要一进来，就能看到他。上课时，卡尔不躲避、不隐藏，主动回答问题，即使明知自己的答案不准确，也积极举手。很多时候，他的回答一完，甚至他刚站起来，同学们便忍不住讥笑起来。但是，卡尔高昂着头，笔直地站着，从不理会这些。

大学毕业后，卡尔进入珠宝行业，28岁时，他有了属于自己的公司，15年后，成为拥有300多家连锁公司的亿万富翁。后来，卡尔在自己的一本回忆录上写道：我感谢身上存在的缺点，是它们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；我感谢那些曾经讥笑过我的同学，是他们让我有了顽强不息的动力……其实，每个人身上都有缺点，缺点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隐藏缺点，疏忽了缺点的存在，只有将缺点当成头顶的警示灯，它才会照亮你的人生之路。

微型小说 回吴培利

南方的小城。将军退居二线，门前冷落鞍马稀，日影陡然增长许多。

哥从老家打来电话，说娘近些日子，拿东西使筷子都不方便了。于是，对娘的思念越来越执拗地浮上来，如丝如缕，扯不断理还乱；好多个梦也压向他，几乎每个梦里都有娘的影子，老家的风景。

娘在梦里还是年轻时俏生生的模样，斜襟棉袄蓝底白色碎花，头发用水拭过，梳得光溜溜的，在脑后面绾了髻，团上黑色的发网，一根银簪一把簪住。娘站在满山满坡的杏树底下，笑盈盈的。那山他认得，就在老家的村子后面，儿时他没少往山上跑。他还在梦里看到了自己，五六岁的样子，捡柴割草，在娘身边跑前跑后。

他小时候很踢腾，像只调皮狗，只有娘能降住他。娘不打他也不骂他，只在他乖的时候，给他讲故事。娘认识字。娘的爹是一位私塾先生，她跟着她爹识了不少字，《三字经》《龙纹鞭影》都溜溜熟，知晓不少故事。娘说：“有孝才有德，有德才无敌。”他被那些故事吸引着。60年后仍然记得一个叫黄香的男孩，不知有几千岁几百岁了，冬天的夜晚，给他爹爹暖冰凉的被窝。那时，他听了这个故事，就坚持着天天给娘暖被窝。五六岁的他，把光溜溜的身子蜷在

冷硬的被子底下，像搁在石板上一样，冻得上下牙齿打战，身子好半天伸展不开。娘说：“俺孩儿懂事理！将来一定干大事！”

果然被娘说中！十三岁那年，他悄悄离开家，跟着征兵的队伍走了。一走就是十年二十年。等他再见到娘时，娘鬓发已苍，岁纹丛生，他则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官，英姿飒爽，在南方的一个城市娶妻生子，呼风唤雨，落地生根。娘看他的眼神，客客气气小心翼翼，像看一个大人物，跟他隔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。后来，他又回过老家两三次，电话打了无数遍，想把娘带出去，可是，娘都婉言拒绝了。做了将军以后，他身不由己，再也没回过老家。娘已经进入耄耋之年，风烛残火。他南征北战几十载，青春保家卫国，暮年真该回去行点孝啊！寒冷的冬天已经来临，不知娘眼前的儿孙们，会不会有谁给娘暖一回被窝？

如今的将军少了许多顾忌，说走就走。他急急火火下了飞机，仆仆风尘，回到山村。整个村子都轰动了，好多干部、乡亲簇拥着他，众星捧月一般。娘眼巴巴地站在村口站在寒冷的风中迎接，不知道站了多少时辰！娘扎着黑色的绑腿，深蓝的棉衣棉裤，身子又瘦又小，看上去很轻飘，不盈风吹。再近，看清娘黑瘦的脸，如一枚

干巴巴的红枣，满嘴的牙齿掉得光光，微张着，像老屋的破窗户洞开。那梦里的乌发银簪，俏生生的容颜，全部遗失在岁月深处！他泪花闪闪，腿一软，大老远跪下：“娘！儿子回来孝顺您了！”娘早已泪涌如泉。

晚上，他说什么也要跟娘睡在一床，给娘暖一回脚。娘把电热毯开开，他又不声不响地关上。哥嫂孝顺，给娘盖的被子很柔软，可他的身子触到时，还是禁不住哆嗦了一下。

娘的气息蕴上来，是陌生的。他蒙上头，抽动着鼻孔，使劲儿嗅，搜索童年时的记忆，未了，无声地哭了。像一只倦怠的鹰，穿越五六十年光阴的山川河流，他又回到生命的起始地。他心里说，娘，儿子再不离开您了！

直到他把被窝暖得没有一片凉的地方，才服侍娘在床的另一头脱衣睡下。娘腿脚冰凉，碰到了他，被他一把搂住，捂在腋窝底下，暖。

不知不觉，他睡着了。他又梦到了娘，娘依然俏生生的，站在满山满坡的杏树底下。这次，娘是向他告别。娘说：“娘该走了！”他急，追着娘跑，又追不上。撒泼，哭嚎，顿时惊醒。娘的身子像一块冰，抱在怀里凉渗渗的。再看娘，鼻息全无，驾鹤西去。

将军大恸。

灯下漫笔 回孟醒

## 谁非过客？花是主人

一生官居极品，权柄显赫；有人一生心存贪念，追腥逐臭；有人一生蝇营狗苟，跳闹不休。到头来，唯有黄土一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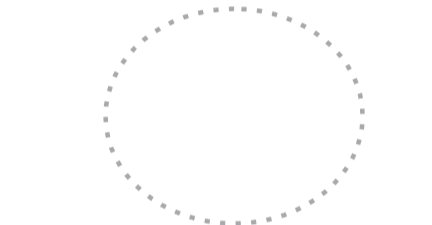
谁非过客？

花是主人。

即使是张钊先生，倾晚年之精力，修百亩园林，篆千方石刻，有蛰庐以藏身，有石屋以寄情，有铭言以明志，有墨香以清心，百年之后，也不过是个过客。唯墙头绿草，门前青梅兀自舞于风中。而蛰庐及千唐志斋，虽侥幸逃过历史浩劫，却已非先生之物，皆为后世所有。如今凭吊追慕者众，或宝马香车，或轻装简从，皮鞋步履踏过蛰庐，伫立于石屋之前，有几人能得听香读画之境，又有几人能解楹联之意呢？

然而，超脱如张钊先生，却也有凡人所思。观此楹联，亦有些许叹惋之情。他在生前即知自己身为过客，而非主人，所以才有了“一瞬年华苍老，万物恍若隔世”的叹惋流溢于字里行间吧。

追忆古人，思及自身。将此八字于唇齿间品味再三，竟犹如醍醐灌顶。再想想自己，日日为



与友闲聊，说到千唐志斋，耳中忽听得“谁非过客？花是主人”八字，顿觉心中一凛，有被击中的感觉。追问之下，知此八字为一楹联，由张钊先生亲书，刻在石屋书房门侧。书房名为“听香读画之室”，百年石屋幽静，门前一株青梅。

闻此，眼前即浮现出一方名为蛰庐的园林。想张钊先生昔年深居于此，眼前无俗物，手边有墨图，该是怎样的超脱尘世，心游万仞呢？张钊一生戎马倥偬，后又位居显赫，晚年蛰居铁门镇，阅尽世事繁华沧桑，已近心地澄明、无我之境了，否则，何以有此洞观世事纷纭，烛照沧桑变化的哲思醒言？

是的，谁非过客？花是主人。这世间来来往往上上下下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；这世间纠缠交错纷争错杂，藤上有蔓蔓上有瓜；这世间阴晴变幻雨雪风霜，四时不定难预测，到头来，谁都不过是这人间的一个过客。而万物变又不变，始终存在于天地之间，冷眼静观。它们，才是真正的永恒。有人一生敛财无数，富可敌国；有人

## 独家连载

## 我要富贵 (二十八)

林雪 著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  
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王石”们的私人版，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  
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，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

水，一杯给李伟一杯给他，然后默默地站在旁边。

“叶儿，你去铺个地铺。”

我在电脑间用竹席和毛巾被铺了个地铺，李伟扶阿亮去睡在里面的床上。阿亮没有推辞，一头倒在了床上。

这一晚，我和李伟睡在外间的地铺上，一夜无语。

第二天一早醒来，却不见了阿亮。

李伟跳了起来，对我说：“叶儿，快把存折给我。”

我从简易衣橱的T恤底下，找出存折，交给李伟。

李伟连头也没梳，牙没刷，脸也没洗，转身就跑了。

我知道他是追刘亮去了，刘亮肯定是出事了。

这一上午我坐立不安。好不容易熬到中午，我顾不上吃饭，忙跑到公用电话亭Call李伟。李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伟说没事，他已经找到了刘亮，陪他在幼儿园接了孩子，买了船票，送他们上了回家的船。他给了刘亮2000元，做回老家的路费。他还告诉我，刘亮这次被騙走70多万，30多万是他自己的，还有40多万是借来的，现在几路人马在追他。

刘亮在海口干了三年，除了挣了个广泛的业务关系网和30多万元钱外，还在解放路买了一套二室一厅，把老家的老婆孩子接来了海口。一时他成了他们老家的传奇创业英雄。

刘亮的理想是能做国际或国内某一个电脑品牌的海南总代理，这样公司才有迅速滚动起来的基础。

正好其时有一个台湾商人，自称是某某电脑的亚洲一级总代理，要在大陆每个省发展省级独家代理商，海南的代理商押金75万。这个人的公司租住在海口滨海大厦，那是个五星级的饭店，气派堂皇，很有实力的样子。同时，他在

报纸和电视台集中做了一个星期的广告，一时应征者很多。

刘亮也想做，直告告诉他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，也许公司从此会有一个飞跃的发展。

但他只有35万，钱不够，就找朋友借了40万高达2分利的变相高利贷。

但是合同签了，支票交了，货却迟迟不见发来。一个星期后，人去楼空，租住在滨海大厦的那个台湾公司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看到那空空荡荡的宾馆套房的那一刻，刘亮就知道自己完了。

他老婆得知这消息后，问刘亮：“你真的没钱了？！”

他点点头。

他老婆又问：“你真的还欠了40多万？”

他依然点点头。

“你一点钱也没有了吗？”

他再次点头。

他老婆一夜无话，第二天扔下孩子，跟另一个老板跑了。

“先把孩子送回老家吧，让你父母带着，这样你才能重新开始，你一个男人带着孩子怎么做事？海口现在你不能待了，万一被追债的见着了，还不把你剁了！伤着孩子怎么办？”

刘亮听从了李伟的劝说。

上船前，刘亮从兜里掏出一个首饰盒，放在李伟手中，说：“给弟妹的，你不要推辞。”

我打开鲜红的丝绒盒，一枚泰国红宝石燃烧着，像火焰一样跳荡在盒中。

## 刘亮被一个台湾商人骗了

这天晚上临近11点，李伟接到Call机，是他的前老板刘亮Call他。李伟匆匆嘱咐了我一句，就出门了。直到半夜两点多，他才领着刘亮，喝得醉醺醺回来了。

在灯光下，我看着三个月不见的刘亮，觉得简直像见了鬼一样。

原先刘亮是一个清秀俊朗的小伙子，二十七八岁，湖南人，比李伟还小两三岁。大学毕业后，他先在广州、深圳的几家电子公司打工。积累了一些资本后，正好赶上海南建省大开发，他觉得这是个机会，凡事要占先才好做，就只身到海口成立了一家电脑公司。说是电脑公司，无非是租间门面房，摆几台样品，请两个业务员，然后和各电脑代理商谈代销，谈优惠价，这边找买家，成了，从代理商处拉货到店里，再送到买家手中，赚中间的差价。

利虽薄，可小伙子做事勤快，人缘好，不管和代理商还是买家，都有着良好的关系，朋友也越来越多，生意也越来越好。他待员工也宽厚，薪水提成都比别的老板高些，因此，那些员工也愿跟着他干。李伟走，是因为他觉得在那里干赚钱太慢。刘亮明白他的心思和志向，也就没为难他，在两年的主雇关系中，他们俩早已处成了朋友。

现在，刘亮的脸竟尖瘦得像一张老鼠的脸，整个人蔫得像霜打了一般。

我心中不安起来。

我赶紧端来椅子让刘亮坐下，又倒了两杯凉开